

【发郊】纯情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9434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94341>.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 姬屋藏郊 , 考彪 , 伯邑考x崇应彪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伯邑考 , 崇应彪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 of 【发郊】纯情
Stats:	Published: 2023-08-16 Words: 6,926 Chapters: 3/3

【发郊】纯情

by [bishan99](#)

Summary

主【姬发x殷郊】，有微量的【伯邑考x崇应彪】，提及【殷寿x苏妲己】

Chapter 1

众所周知，姬发最好的朋友是殷郊，殷郊最好的朋友是姬发。这一对好朋友长得好，学习好，运动好，性格好，在学校里人缘好的不得了。
只有崇应彪对他们嗤之以鼻，每次看到殷郊姬发一起晃荡，都会发出一声冷哼，“煞笔”。

姬发和殷郊，哪一个都不是会忍气吞气的主儿，自然而然就打起来了。

打架次数太多了，三人的矛盾成为肌肉记忆，有些擦肩而过的瞬间，明明三个人谁都没说话，只是眼神交错，下一秒就动手了。然后就各自呼朋引伴，演变成大乱斗。

苏姐已在旁边开心地拍手手：“(๑o๑)打架！我喜欢！”

“哇！殷郊当心后面！”

“彪子赶紧站起来！要不就要被ko了！”

“姬发，踢他裆！”

“彪子这次居然闪过去了，反应挺快啊！”

苏全孝心好累。自家妹妹这么欠还能活这么大，全凭她是个女的，饶是如此，他总觉得她迟早有一天会死在这个“欠”上。

打架之后就要叫家长。

可惜叫也白叫。

殷郊的妈妈，模范教师姜女士（小学老师，教语文），拿殷郊毫无办法。殷郊样样都好，唯独在冲动这件事上，从小到大，毫无长进。

姬昌也很头疼。姬发是他的小儿子，自小便乖巧伶俐，唯一的毛病就是认错认得很快，但下次还敢。

至于崇应彪，老师叫了一回家长以后，再也不敢让崇侯虎来了，她好怕崇应彪没被同学打死在学校里，而被亲爹打死在学校里。

高二那年，姬发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大哥回来了，情况终于有所改善。伯邑考来接姬发放学，正好撞上姬发崇应彪又因为“你瞅我干啥”“瞅你咋滴”打起来，看上去西装笔挺、文质彬彬的一个人，轻松把崇应彪按到了地上，还让姬发、崇应彪都写了保证书，以后不主动挑衅对方，那之后，两人确实好几个月没打架。

姬发根本不相信彪子转性了，总觉得彪子在憋个大的。他问殷郊：“你说崇应彪那个b最近到底在搞什么？我总觉得不对劲。”殷郊没回答。姬发伸手在他面前晃晃，殷郊毫无反应，姬发戳戳他的后腰：“殷郊，你发什么呆呢？”

殷郊的声音闷闷的：“我也觉得不对劲——我说的是我爸我妈。”

“你爸你妈怎么了？”

殷郊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我感觉他们要离婚了。”

姬发吓了一跳，殷寿和姜女士可是有名的恩爱夫妻。“你怎么会这么想？”

殷郊耷拉着头：“我爸好像有了个情人。”

“啥？”

“前一阵儿，他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我爸给我妈送了个钻戒，可是我拿他西装去送洗的时候，在口袋里发现一张小票，他一次买了两枚一模一样的钻戒。你说他没事儿买两个女款戒指干什么？”

姬发脑瓜子滴溜溜地转：“那也不一定就是你爸有情人吧——万一他是怕接下来又有什么节庆纪念日，他忘了，所以提前备了一份礼物呢？”

殷郊叹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

“……”姬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沉默了半天，姬发问：“那你真的相信你爸出轨了吗？”

“……”殷郊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那你打算怎么办？”

殷郊很真诚地回答：“我打算去找我爸，或者我妈要一个答案。”

“我劝你别问。”姬发很真诚地建议。

殷郊真的很想问。

“听我一句劝——你要是不想他们离婚，就一个字也别问。”

殷郊听了这句劝，一个字也没说，然后浑身难受。他的性格真淳，秘密藏在心里，就像砂石在心口上磨砺，磨出一道微小却深刻的创口，血无声无息地渗出来，漫得满腔都是苦。

姬发叹气：“你想问就去问吧。”

殷郊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

“再不去弄个清楚，你能把自己憋死。”

殷郊挑了个姜女士去外地培训的日子，拿着小票去找他爹了。听懂了儿子在说什么的殷寿勃然大怒，说他心思龌龊，拿皮带把他抽了个半死。

姬发在他们家楼下逛了一圈又一圈，看到殷寿气冲冲地扬长而去，赶紧上楼去看殷郊。

他开门进去看到殷郊跪在地上，T恤全抽烂了，背上一道道的血痕，吓了一跳。“你爸下手也太毒了吧？我送你去医院。”姬发把殷郊扶起来，只见殷郊脸上全是眼泪。

“我爸真的有个情人。”

“他承认了？”

“他没承认。说都是我瞎想。逼我认错。”殷郊笑了：“要是我真的错了，他怎么会这么生气？”

在衣柜里随手拿了件衬衣给殷郊披上，两人打车去医院。路上姜女士给殷郊打了个微信，殷郊没接。过了一会儿，姜女士咔咔甩过来十几张照片，都是她和各种花草湖山的合影，

说培训基地附近有个景区，漂亮又安逸，放假的时候可以来玩。殷郊的眼泪，一颗颗地砸在屏幕上。姬发揽着他的肩膀，一句话也没说。

之后殷郊就不回家住了，住在姬发家。他跟姜女士说他要和姬发一起写作业。殷郊姬发本来就经常到对方家睡觉。刚开始姜女士也没在意，后来慢慢察觉到不对劲。她一个人坐在安安静静的房子里，只听见客厅墙壁上时钟滴滴答答。

她给殷郊发信息：“今晚回家吃饭吧。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糖醋里脊。”想了想，又补上一条：“最近有个大案子，你爸一直都睡在单位里，三周没回家了。”

殷郊耷拉着肩膀回家了，进门的瞬间，腰杆挺直了，笑容也灿烂了。

吃完饭，殷郊给姬发发消息：“我回家住了。”

姬发回了个笑脸。

接下来的高中生活岁月静好波澜不惊。直到姬发发现彪子跟踪自己，叫上殷郊，把彪子海扁了一顿。双方都没留手。少年人的暴戾恣睢，是荷尔蒙作祟，也是对这污糟世界的仇与恨。

然后被一起抓进了派出所。殷郊没报自己的名字，报了鄂顺的。崇应彪听见，冷笑了一声，却没戳穿他。登记之后，警察蜀黍让他们给家长打电话。姬发毫不犹豫地给伯邑考打了，殷郊犹豫了一下，还是给姜女士打了，彪子不肯打电话。姜女士在电话里没问殷郊为什么要自称鄂顺，迅速麻利地来领殷郊。殷郊要走的时候，看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模样，一脸木然面对警察蜀黍口水暴风洗礼的崇应彪，把姬发拉到一边说：“等下让你哥把崇应彪那b也捞出去。”姬发笑笑：“不用你提，我也这么打算的——这个b虽然b，心里还是有点江湖道义的。”之后伯邑考来把姬发和崇应彪都领走了。姬发回到家，和殷郊联机打游戏，两人在游戏世界里一样配合无间，大杀四方。

第二天殷郊姬发崇应彪在学校里碰着了，谁也没给谁好脸色。姜文焕在正义感驱使下把殷郊姬发叫到走廊上：“你们昨天下手也太重了吧？1V2，不公平。”殷郊超生气：“我和姬发是一起打他了，怎么了？”姬发解释：“真不是我们把他打成那个b样的。”姜文焕愣了：“那是谁打的？”一秒钟之后姜文焕明白了。三人都没说话，默默地看着趴在最后一排睡大觉的彪子，一起叹了口气。

姜文焕走了以后，殷郊看着彪子说：“其实我跟他也差不多。”

姬发不乐意听这样的话：“就算你爸有点狗吧，你怎么能和崇应彪那个b一样——姜女士听到你这样说，肯定要伤心的。再说了，你还有我呢。”

“也对。”殷郊说：“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好兄弟。”

姬发用力点点头：“当然了，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好兄弟。”

得亏隔着窗户距离远，彪子没听见，不然又要点评一句，“煞笔”。

接下来就是学习啦体测啦模拟考啦，没什么可说的。高考也没什么可说的。姬发和殷郊学习成绩都杠杠的，都录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姬发开心地把全班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叫去酒吧开party，又把伯邑考叫来买单。

苏妲己喝多了就开始发病，先是到桌子上跳舞，接下来又缠着邓婵玉，要和她接吻。邓婵玉懒得理会她，苏全孝急得要命“祖宗，我给你跪下行不行”，但他越是拉扯，苏妲己越是人来疯，干脆跳到邓婵玉身上，锁死了她的腰，一定要和邓婵玉舌吻，场面非常热烈，云

霄三姐妹都快笑死了，男生们就更开心了。谁也没注意到彪子偷偷溜了进来，更加没人注意到伯邑考和彪子一起离开了。

大家闹得正欢的时候，殷郊突然站起来冲了过去，直接撞翻了苏全孝，单手把姐己从邓婵玉身上剥了下来扔到了沙发上。

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殷郊你发什么疯呀？”云霄三姐妹喝多了，吃吃笑着，七嘴八舌叽里呱啦：“吃醋了？”“难道你暗恋我们姐己吗？”“可之前姐己追你，你也没搭理她呀？”

殷郊红着眼眶，卡住姐己的脖子，姬发也没明白到底怎么了，但只能赶紧去拉殷郊：“殷郊，松松手，松松手，姐己毕竟是个妹子……”

他话还没说完，殷郊已经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姬发愣了一下，赶紧追了出去。

一群女生围上去看姐己有没有事儿，又有姐己的爱慕者上来嘘寒问暖，问要不要去医院。

灼热的夏夜晚风里，殷郊奔跑在街头。姬发跑得快，没多久就追上了他。

“红灯！红灯！”姬发一把拉住殷郊的手，殷郊转过头来，脸上全是眼泪，姬发吓了一跳：“殷郊，你到底怎么了？”

殷郊对着他笑笑，摊开了手——手心里是一条断掉的银链子，他刚才在混乱中从姐己脖子上扯下来的，坠子是一枚钻戒。

“姬发，你说，我爸怎么能这么恶心？”

全校最聪明的学生姬发，答不上这个问题。

地球上可能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成年人的世界里，为什么总有这么多龌龊？

Chapter 2

姬发沉默着和殷郊一起在街上走着。酒吧街离居民区挺远的，两个人走啊走，感觉怎么也走不到家。

看到一家便利店，姬发提议：“要不要喝点水？”殷郊木然地点点头。

姬发买了水出来，和殷郊一起坐在裙楼的台阶上，拧开盖子，把水递给殷郊。殷郊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姬发。我该怎么办？”他垂着头，眼泪又落了下来：“我感觉今晚我不能回家。回去了，我肯定会忍不住把这条项链给我妈看。可是，我要怎么跟她说呢——说是从我同班同学脖子上揪下来的吗？”

姬发把手搭在殷郊的肩膀上，用力扣了扣。

殷郊哭得稀里哗啦的。“你说他怎么能这么恶心——我本来都想通了的，现代人嘛，成年男女嘛，和则合，不和则分嘛，我都十八了，爹妈离婚算个球啊？”

“我明明都已经想通了。可是他怎么能这么恶心？怎么能这么恶心？”

姬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噼里啪啦一顿打字。“我先跟姜女士说，你喝得有点多，我把你拉回家了，叫她别给你留门了。”

殷郊笑了，笑得很绝望：“明天呢？后天呢？我总不能一辈子不回家吧？”

姬发把他拉起来：“先回家睡觉，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他看了看殷郊紧紧攥住的拳头：“项链先给我吧。我怕你把自己骨头捏爆了。”殷郊还置若罔闻地攥着拳头不松手，姬发强行把他手指掰开，拿走了苏妲己的项链。

两个小孩晃晃荡荡走回家，已经快2点了。姬发蹑手蹑脚地开了门，看到姬昌和伯邑考的拖鞋都在门口，松了一口气：“今天我爸我哥都加班不回来，太好了。”

两个小孩洗了澡，一起躺在床上。殷郊还在琢磨怎么和姜女士讲殷寿和苏妲己的事情，想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着。

一觉醒来，殷郊发现，这个问题已经不用愁了。他爸已经上了新闻，“殷寿身为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后面跟着的一串罪行“涉黑、贪污、受贿……”，直接把殷郊震懵了。

殷郊立马要回家，姜女士给他打电话了，说家里已经封了，让他先别回家。

“妈妈你在哪儿呢？”

姜女士的声音冰晶一样：“我给你小舅舅打了电话了，他等下开车来接我，我们再去姬发家接你。你别乱跑，也别乱想，我马上就到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电影的快剪，各种镜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咋咋咋，一个月就过去了。殷郊记不太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姜女士最后的决定是辞职，出国，投奔他大舅。殷郊傻了。

姜女士的眼神温柔如水：“你可以留在国内上大学，但我、你大舅、小舅的意思都是最好和我一起出去，换个环境，你的英语成绩好，在国外重新考个学校也不难。当然，如果你不想出去，妈妈也支持你。”

殷郊不假思索地说：“妈妈，我跟你一起走。”

作出这个决定很容易。难的是和姬发说这个事情——明明两个人商量好才填的志愿，虽然不是同一所大学，但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在同一个大学城，学校离得很近，骑自行车半小时就能到。殷郊犹豫了好两天才给姬发打电话。

还好，姬发一如既往地无条件支持他的一切决定。“姜女士要出国，你当然要一起去啦——姜女士照顾了你这么多年，现在轮到你照顾她了。”

姬发果然是他最好的朋友，完全了解他的想法。出国也没什么。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出了国，他和姬发也会是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兄弟。

崇应彪锐评：煞笔。

姬发的大学新鲜人生活没什么可说的。上课下课做作业，打球打工打游戏，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哦，对了，每周还要跟殷郊打两次视频，两人身隔千里依然无话不说。

比如说，崇应彪这个b不知用了什么妖术，居然勾搭上了他哥——姬发非常想否认这件事，但崇应彪这个b给姜文焕发了二十多张照片，内容包括崇应彪和他哥一起看电影，崇应彪和他哥一起吃饭，崇应彪坐在他哥的副驾上笑得像个煞笔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一张手牵手的特写，并给姜文焕发了3条60秒语音，让姜文焕一定要转发给他。尤其是想到伯邑考肯定知道崇应彪那个b拍照是为了什么，还是让他拍了，姬发真的要气死了。

但其实也不是什么都说了。比如，又见着苏妲己的事情，姬发就很明智地没跟殷郊提起。这事儿纯属意外。本地某健身房请了个不大不小的明星来拍广告，需要若干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青年男女充当背景板，系里有个师兄一直有逐梦演艺圈之心，接了这个活儿，听导演说还缺人，就问姬发要不要去，听说随便蹦跶两三个小时就能挣一千块钱（但要抽200给师兄），姬发开开心心就去了，在摄影棚里候场的时候，就看见了苏妲己。

酒吧那夜以后，姬发就没见过苏妲己了，只听说殷寿进去之后，苏妲己她爸把苏妲己打了一顿、赶出了家门，之后苏妲己在邓婵玉家借住了没几天，某天突然拖着皮箱逃跑了，也没去大学报到。苏全孝、邓婵玉、云霄三姐妹，给她打了无数电话都没接，只回了苏全孝三个字，“还没死”。所以在千里之外的不知名摄影棚里再看见苏妲己，姬发超级吃惊。

苏妲己也看见了他，笑了笑，过来跟他打招呼：“(◕◕)哇，你也在这儿啊！”

姬发有点懵，含含糊糊地道：“嗯。”

旁边有男生试图加入话题：“美女，好像没见过你，怎么称呼啊？要不要加个好友？”

苏妲己脸一下子耷拉了下来：“美你妈！”

搭讪的男生脸皮比较薄，啥也没说，讪讪地走了。

“姬发，要加好友吗？我现在申请了新号——苏全孝这个煞笔太烦了，原来的号我不怎么用了。”苏妲己的思路还是一如既往地跳跃：“对了，殷郊也换了新的号吧？他现在的号多少？我原来的号被他拉黑了，正好用新号加他的新号。”

能看懂苏妲己脑回路的人，世界上可能是有的，但肯定不会是姬发。“你加殷郊干嘛？”

苏妲己笑得很天真无邪：“让他把抢走的项链还给我呀——那个钻戒起码能卖好几万块呢。”

姬发头疼：“钻戒早就充公了。”

“怎么这样呀？！”苏姐已撇撇嘴，不高兴地走了。好友也不想加了。

除了这点小插曲，姬发的大学生活非常平静。

殷郊出国后的生活也很平静。

姜女士开始带着他住在他大哥家。姜家老大早年在国内做生意，挣了些钱后移民了在国外做生意。离了两次婚，有四个孩子，都已经成年离家；和现在的女朋友同居快十年了，一直没结婚也没孩子。巨大的房子就住了两人一狗，空空荡荡的，两口子都非常欢迎姜女士和殷郊的到来。姜女士每天遛遛狗浇浇花再帮忙做点正宗中国饭，殷郊则忙于学习，要学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等他忽然发现姜女士开了个中文启蒙班的时候，这课都开了一周了。姜女士在异国他乡，找到了生活的锚，殷郊很开心。他本来很害怕，害怕妈妈像他某个无来由的噩梦里一样忽然凋零，随水流去。

姜女士挣了点小钱，就带着殷郊租了个小房子，搬了出去。房子真的很小，但只要有妈妈在，哪里都是家——崇应彪曾经多次嘲笑他妈宝，但妈宝有什么不好？殷郊最生气的时候，也没把“总好过你没妈可宝”这句话诉之于口。

姜女士有了新的工作之后，又有了新的朋友，甚至还联络上了好几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她在社交网站上惊异地发现好几个大学时候关系不错后来慢慢失联的同学也在这个遥远的国度，几个中年女性组了一个同乡会，其中有人兴致勃勃地提议这个圣诞节组团“抛夫弃子”，飞去热带岛屿度假。姜女士本来没打算加入，殷郊极力劝说她去了。姜女士建议他去舅舅家过节，也被他否决了：“我又不是洋鬼子，圣诞节有啥好过的？在家多看几页书才是正经事。”

真的到了12月24号那一天，殷郊感觉自己把话说得太满了。当你身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每个人都在喜气洋洋地筹划节日活动的时候，孤身一人逆行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他拿出手机想和姬发打个电话，姬发没接。算算时间，应该是在打工吧。殷郊把手机放回去，开始做题。

忽然听到敲窗户的声音。殷郊抬起头，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华而不实的大落地窗外面，裹得跟个熊一样的，不是姬发又是谁？

殷郊揉了揉眼睛，赶紧去开门。

姬发进来，一边抖落帽子上、大衣上的雪花，一边环顾这个小小的起居室：“房子挺不错嘛，跟视频里看到差不多。不过你也太偷懒了吧？一点儿装饰都没布置，完全没有圣诞节氛围。”

“对了，这个给你。”姬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中国特色的圣诞节礼物，怎么样？”

Chapter 3

“好几个月没见，你是不是瘦了呀？”脱下外套的姬发绕着殷郊转了一圈：“怎么？姜女士出去旅游不在家，你没饭吃就把自己饿瘦了？”

殷郊得意地笑起来：“怎么可能？我已经学会做饭了，不信等下给你做点好吃的，你吃午饭了吗？肚子饿不饿？”

“都这个点儿了，当然吃过了。不过再吃点也行。你现在能做什么菜啊？该不会是煮方便面吧？”

房子不大，厨房也小，两个人挤在小小的厨房里，一边洗菜烧饭，一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明明经常打视频，等见了面，却好像还有千言万语需要分享。

姬发时差倒不过来，晚上根本睡不着，拉着殷郊通宵打游戏，开开心心地玩到第二天，姬发就要回去了。

殷郊开着车送他去机场：“你走的也太快了吧？来玩的时间，还没你坐飞机的时间长。”姬发打哈欠：“我也想多呆两天。可期末考试请不了假。暑假的时候我再来，暑假长。”

听说姬发出国找殷郊打游戏，崇应彪恶评：两个煞笔，一对羊尾。

殷郊苦读一年，考上了一个连崇应彪都听说过的有名大学。姬发特别开心，比当初自己考上大学的时候还开心——殷郊觉得自己浪费了一年时间，又担心花了妈妈太多钱，精神压力特别大，姬发总觉得他把自己逼得太狠了，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终于好了，大家的生活都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除了崇应彪这个b居然还跟哥哥在一起，姬发的生活堪称完美无缺。

命运的车轮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把你创飞。

殷寿在牢里被人捅了。他是，亲手抓过那么多罪犯，监狱对他来说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纵然有狱警的特意关照，到底有防不胜防的时候。他戴着手铐脚铐进了重症监护室。

姜女士接到越洋电话之后沉默了许久，还是告诉了殷郊。

殷郊和姜女士一起回国了。

姬发暴走了：“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你凭什么为你爸伤害你自己！”

“他可以父不父，我不能子不子。”

这句话一说出来，姬发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都拦不住殷郊的。

姬发哭了，然后殷郊也哭了。

殷郊捐献了一部分肝脏给殷寿。

肝移植手术很成功。殷寿活下来了。

麻醉药效过去，殷郊看着坐在床边握着自己手的妈妈，开心地笑了，看看握着自己另一只

手地姬发，笑得更灿烂了。

姬发却哭了。

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姬发，殷郊心想：姬发真是个傻瓜呀。

看到哭得和小孩子一样的姬发，殷郊也哭了。

姜女士笑了：“手术很成功，怎么反倒哭了——真是傻孩子。”

捐肝是个大手术。纵然殷郊年轻健壮，也将养了大半年，气色才逐渐好转起来。看到殷郊已无大碍，姜女士这才放心地飞走了，殷郊还留在国内——为了给殷寿捐肝，他休学了一年。

本来和姬发是同学，现在姬发都快毕业了，自己却还要多等两年，殷郊心里挺不舒服的。姬发笑了：“谁先毕业有什么关系。”

“就感觉我挺大个人了，还总是伸手跟妈要钱——你现在都不用家里出学费和生活费了。”殷郊不开心。

姬发的心里话脱口而出：“那我养你啊。”

殷郊没说话。

“真的。我现在有钱了。我养你。”姬发轻轻拉起殷郊的手，他们互相拉过好多次手了，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一次是截然不同的。

真的截然不同吗？可能也不尽然。

两人过去从未去定义过的这份火热而清澈的情感，真的是在某个瞬间、某个契机发生改变吗？真的可以去追溯到底是哪一次对视、哪一次牵手、哪一次并肩前行、哪一次抱头痛哭、哪一次的开怀大笑，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情感？

又或者是每一次的对视、每一次的牵手、每一次的并肩前行、每一次的抱头痛哭、每一次的开怀大笑，都在他们心上烙下更深的印痕，让他们成为彼此的宿命，在这漫长一生中他们将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兄弟，也将永远不止是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兄弟。

崇应彪锐评：呵呵，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屁话，都二十二三了还是两个雏儿，没别的解释，就是两个人都羊尾。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